

柔軟藝術的展現

林姿吟

本院織品特展陳列技法之探析

織品與服飾，是各民族重要的物質文化象徵，實足呈現一地風土歷史交揉轉衍的獨特文化意涵。而知識傳播是博物館的基本功能之一，為呈現各地的風土民情與族群特色，織品與服飾的蒐藏、展示，往往成為博物館致力的重點目標。博物館不斷的在找尋既能保存、又能充分利用多彩織品的方式，以讓大眾得以觀覽神會，然而，屬於柔軟且具多重材質的織品，在展示上往往蘊含著艱鉅的挑戰。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典藏中，織品服飾

類相關者亦豐，主要為清宮帝王后妃的帽頂、朝珠、配件、飾物等精品，然成套服飾較為有限。且相對其他類型，以服飾為要的展覽也屬鳳毛麟角。然近年隨南部院區的建立與購藏，陸續納入諸多質優藝巧的亞洲服飾文物，逐漸增補典藏，並隨南院於二〇一五年底開館營運，推出開幕首展之一的「錦繡繽紛—院藏亞洲織品展」，佳饗國人。當時南院織品常設展正如如火如荼的規畫執行時，故宮北院更因緣際會連

續迎來了兩個難得特展，分別是二〇一五年五月至八月的「銀燦黔彩—貴州少數民族服飾特展」，及二〇一六年二月至五月的「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在欣喜之餘，不論是從西南黔省及亞洲各地域的貴族、常民服飾，或是在最神聖的天主教國度內使用的華麗禮儀祭披，皆是故宮較少接觸的材質類型，如何妥適處理，以呈現各服飾、織品之特色，傳遞展覽的核心訊息，著實是不小的考驗。

織品展示的挑战

織品包括了服飾及各式配件，是普及的日常用品，多為天然有機材質，極易受地心引力及溫濕度變化交互影響而變形與脆弱化。因其實用性在進入博物館前多半曾與人體有密切的接觸，被經常性使用，並經清洗、修補，加以長時間曝露在對織品維護有害的生活環境中；又因美感需求，也常將多種材質拼接鑲繡，易產生質厚或重量不均，輕者產生皺褶，重者局部拉損

等，使得織品磨損耗廢的機率相對於陶瓷、漆器、玉器、畫作等典藏品為高。

汰舊換新是多數人對織品物質的態度，但如果織品有幸以文物身份進到博物館，原先的劣化行為將導致它極易老化破損，並將成為保存及運用的難處之一，故織品在所有博物館的藏品保存中，算是高難度

的物件。(註一)如何降低因配合展示而再度傷害的照顧，更需予以關注。

博物館裡多數的文物，為了賞玩等使用目的，多會配合使用功能而預先處理結構問題。但織品初始製造的目的，就是要依附某些結構，如人體、牆面等，無法獨自撐住或聳立，其柔軟的身段如編織藝術，

可稱為軟雕塑。這可變的特性，使得織品文物在展覽中常配合展示主題、社會背景及展示美學的差異，變化出多元的展示手法。反之若掌握不足，織品展示將不易估算精確的展示空間，及備安型塑效果的展陳設施。

另一影響織品展示的變因是織品狀況。織品極易受過往使用者的身形、穿戴方式及保存環境等條件，刻下各異的痕跡，並留下大小不一的損裂與程度深淺的色差。為避免展示所帶來不可逆的脆化斷裂損毀，所以在博物館裡每件織品需有自己專屬的健檢資料，再根據健檢報告製作對文物安全的展陳設施，故展前跟隨織品進行細項健檢，瞭解文物材質與現況，判斷是否需予以加固、隱補及加襯等，是不可迴避的歷程。而這些陳設架設計，依每件織品狀況，考慮打版支撐需求，甚至連加固材料的顏色都需考量，是繁複的過程。故織品所需的配件，每個都是耗時的客製化訂製品，多數無法快速、量化的產出。

過往，故宮較少有大規模面對織品文物的經驗，適逢「銀燦黔彩」及「天國的寶藏」二個大型借展的到來，正可作一全面性的陳列分享與探析，一觀織品陳列時所遭逢的挑戰及策展團隊的因應手法。



圖1 隱喻貴州山川重巒為設計概念的「銀燦黔彩」展場 許智璋攝

小尺寸者，再用填充物逐件增胖塑形，雖拉長了佈展時間，卻得以呈現最佳比例，並凸顯服飾神韻。而人臺的頭部和四肢，則儘量予以簡化，甚至捨棄，以讓觀眾集中焦點於服飾原有的樣貌。（圖二、三）

另一類的大宗文物是長衣、短衣或套服等單衣，展示特色在於強調服飾正面、領口、袖面等的織繡巧思。這類民族服裝又多屬方型衣（屬長方或正方形形式，未經剪裁），故採取T字架予以陳列。因欲在展架的一字型部位，將衣服肩寬含袖長可以完全撐平，並穿脫之間又能無傷文物，因此訂製高度能上下調整及左右一字也能伸縮的活動架，由於借展品因無法在事前逐一嘗試，這類機動調整功能的展架相當重要。在佈展時，並事先在與服裝接觸面間包覆柔軟材料，以免傷及文物。（圖四）

最後一類是平面織品，由於組成較為單純，陳列可有多變化，如懸掛、直立、斜放等，但更需留意如何呈現美感、維護展件安全及配合展櫃發揮最大視覺效果。尺寸是首要的先決考量點，大型平面織物多選擇以吊掛式，或直立式，中型及小型擇採斜面式，以在現場有限的展櫃深度與高度內，呈顯飽滿又不侷促的觀覺感。



圖2 繁複穿戴的陳列，右〈臺江施洞苗族女盛裝〉及左〈雷山西江苗族女盛裝〉 作者攝

來自西南大地的多彩炫麗

位於中國西南的貴州，有著極富地域特色的編織工藝。其特色鮮明、豐富多元，又別具情調的服飾體系，實甚為值得展示的題材。二〇一五年六月，故宮特與典藏貴州少數民族服飾的兩個重要機構——貴州民族文化宮及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共同



圖3 卸下展品時可見為能穿出合適各族整套服裝的身型，個個改裝模特兒都是量身訂製的造型。 作者攝



圖4 以T架陳列的單衣服飾與T型陳列架樣貌 作者攝



圖7 採斜面式展示造型多樣的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背兒帶 許智璋攝

合作，首次在歷來舉辦重要特展的一〇五、一〇七陳列室，推出以少數民族服飾為主題的「銀燦黔彩」特展。

此次廣泛網羅了苗、瑤、侗、水、彝、壯、布依、土家等八族四十四地，多達八十二組件民族服飾與實用性織物，含括盛裝、嫁衣、被面、背兒帶、繡片、繡花鞋等品項。多為二十世紀中期的常民物件，上衣為有前後兩片的方衣形制，受漢族影響開右襟的長衣類型，及滿族樣式的服裝等。材質多以棉布為主，狀況穩定，但部分年分較久者仍可見衰損，加以多有大量銀片，柔弱易彎，縫製量大者重量可觀，對於如此柔軟又垂重的材質，要如何塑形實是一大挑戰。且服裝和銀飾在配置與穿搭間，皆須考慮其文化體系，如相關配件如何披掛連扣時，便需仰賴專家的判斷。另織繡繁複、層疊裝扮後，要使參觀者一眼觀出各組織品的件數及各品項的細節，同有相當難度。故經與專家學者反覆討論後，希冀以能類比各族服飾織品文化之差異為呈現重點。

這些服飾既已承載炫麗色彩的本貌，為避免被環境色淹沒，空間計團隊採情境式手法，以山川重巒為展場設計概念，將文物

陳列至仿貴州地形的環境中，色彩以山巒翠綠為主線，背景輔以當地寫實的山川及人文大圖，將服裝安排在綠地山林間，如同少數民族躍動於蒼天綠丘展現其生命活力的氛圍。層層宛如不斷延伸的伸展舞臺，成為服飾羅列的場域，並讓觀眾走入西南風情中，一覽各族服飾之精髓。（圖一）

為安排穿戴複雜的相應陳列支架，並凸顯各族風韻，團隊先將展品分成整套、單衣及平面式織品等三類。盛裝及有頭飾等整套穿戴服裝，輔以人體軀幹模型（Dressform）——俗稱人臺或人型模特兒，單衣則選擇T型展示架，而其他平面單件織品，則依照文物的實際情況，交錯使用T架、吊掛式、直立式及斜面式展櫃等。如此的區分，有助於凸顯各織品的文化特色，構成展覽的層次，並減輕文物在展示時的壓力。

選件中共有二十六組含繁複頭飾的整套服裝，各組服裝單品件數至多有十六件，且各族不同的穿搭方式呈現其獨特的文化脈絡，故選擇人臺予以搭配。這種黑色泡棉材質的人臺可機動雕塑模特兒身形，但貴州各族群體態與現今以歐美身形量產的人臺比例有相當差異，故挑選時先選擇較



圖9 塑造大殿莊嚴華美氣氛的「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展場 作者攝

為凸顯天主教文物的神聖典雅，本展的陳列美學與「銀燦黔彩」不同，為減少服裝因立體穿戴產生纏折，影響觀眾觀賞服飾上蘊含意義圖紋工藝的完整，故不採仿真人穿著的人臺，設計師以不易快速塑形裁剪的壓克力材料為主。這類材料隱形平整，可減少展架的存在感並增加織品陳列的平整度，藉由增加服飾的紋飾及工藝的可見面，凸顯文物細節及其搭載的藝術表現，帶領觀賞者從展品上所承載的華美內蘊訊息，感受到天主教深厚的文化藝術。展架同樣搭配可調整高低和伸縮的鐵架結構，及照顧到文物安全的鋪面。

服飾形式決定陳列需求，希臘式或羅馬式祭披，配合尺寸來考量展示效果。最大尺寸（教宗本篤十五世白（金）色大圓氈）及（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紅色大

量金色文物，以暗紅色為背景，空間鋪以金色、砂岩等歐洲教堂經典色彩，並選擇拱門、祭臺、聖門、地磚、階梯等聖伯多祿大殿建築語言，期待觀眾藉由空間情境，在蘊藏豐富宗教符號及藝術表現的文物上，體會到天主教藝術文化的神聖典雅。（圖九）

本展諸項製作精美的裝扮行頭，多出

自虔誠的天主教信徒之手，供奉給教廷為教宗禮儀時所用。其中服飾織品二十三件，可謂是展覽中最亮眼的群組，其展示的優劣，甚攸關展覽的整體氛圍。包括半圓衣大小圓氈、大圓衣哥德式祭披、像馬甲前後兩幅的羅馬式祭披、較近方衣系的執事服、領帶、禮冠、三重冠、小圓帽、手套、

聖體布袋及鞋子等。

這些文物雖屬不同教宗使用，但形式差異不大，相較於貴州的服飾體系可謂簡便，整組穿搭至多三件，服裝皆無肩線合身問題，故展架需求也較單純且易於系統化。不過服裝華麗，不乏多材質縫製、織繡繁複及大量珠寶加工的工藝表現，尺寸和重量也較一般服飾大且重。

吊掛式適合紋飾不斷重複、或圖案對稱的織品，需注意懸吊織品兩側的重量平衡，並適時使用止滑性材料（圖五），當然更須先瞭解文物結構是否可承受無支撐的垂掛。而直立式陳列因對文物加固，所以四邊平均受力，平整度較高，但製作底板等前置作業需更多精確尺寸，對借展品有較多接觸才適合。（圖六）斜面是最容易布置的方式，但展示面積較直立式廣，故適用於小型及中型織品（圖七）；而被迫需使用大斜面陳列文物時，展陳的難度

又得依文物狀況另當別論。另部分長條型展品如背兒帶則採捲筒式展示，變化出更多展示效果，並可讓觀眾細觀其編織經緯紋路。（圖八）

民族服飾是一個民族具體而微且最直接的物質文化展現，在「銀燦黔彩」特展中，諸多類型的織品齊聚一堂，目不暇給，其背後的展示手法，亦是繁複多樣。有這些相關的搭配，方可使織品展示亮麗的呈現於民眾面前。

遙遠的虔誠之光

二〇一六年二月，故宮與梵蒂岡宗座禮儀聖器室共同舉辦「天國的寶藏」，同一〇五、一〇七陳列室為展出舞臺，選展渡海而來的教廷祭衣與聖器文物達六十組件。當中以教宗禮儀祭典使用的各式華裝最為重要，其富含強烈的虔誠意涵及生命力，若非藉由這個難得的特展，方有契機使這些教宗文物首次如此大規模地向世人展示，可謂千載一時之選。

展場設計同採情境式手法，為凸顯大



圖5 採吊掛式展示的土家被面 作者攝



圖6 採直立式展示的布依族與彝族被面 作者攝



圖8 苗族、布依族各式背兒帶陳列方式與陳列系統 作者攝



圖14 教宗保祿5世（1605~1621在位）時期紫色執事袍與領帶 作者攝

求較相似者，但重量較重，另常搭配手帶及領帶一組，故同樣使用可調高低及左右長度的丁架及透明的領帶與手帶架。（圖十四）部分單件服飾如領帶、手帶，展示架以留空的觀念塑造，減少展架可見度，展架採透明壓克力烘托出適當人體肩型弧線來穿戴，製造浮空穿著的效果，凸顯文物的華麗精緻穩重的特質，並呈現獨特神聖隆重的感覺。



圖15 在7公尺高的展櫃中配合展示設施，各式掛飾、傢飾、頭飾、服飾可高低錯落展示。 作者攝

延伸再利用：故宮南院亞洲織品常設展的新樣貌
前述的兩個案例，讓故宮在正館陳列室內難得有分享他館精華的機會。而這兩個借展中，織品陳列架的處理皆為展覽製作中不容小覷的項目，也對展示的生色上，扮演著重要且樞紐的角色。
柔軟需支撐的織品文物，展示效果相當多元，不論貴州民族服飾或天主教服飾



圖16 紗麗被單等大型織品也可斜面式和直立式與懸掛式交錯陳列多層次擺放，此種文物最高尺寸496公分。 作者攝

皆可見不同的呈現案例。這樣的展現，前提需有織品修復專家的支援，在預期展示美學下協助文物製作呈現展示效果的各類配件。如同南院的織品修復師所言：「某些織品文物需要定製特殊支架來輔助展示（mounting）。平面織品，需要視其狀況加襯布，或是在另一層支撐襯布上縫黏扣帶（velcro）來輔助支撐；在必要時也可在文物下墊以無酸聚酯片，以避免織品文物與

圓氈與領帶」，其衣長計二百八十五公分，比展廳還高。在「銀燦黔彩」特展中，也曾出現因頭飾過高而有壓迫之疑慮，將模特兒改為坐姿處理。但此大圓氈本就為教宗遊行或接見民眾等隆重神聖的儀式上穿著，撐出圓氈的崇高與雄偉是陳列的目標。幸而將衣肩的厚壯感覺用烤彎壓克力做出後，將較長的後衣擺拖至臺面，用衣後拉長來「加大」圓氈的氣勢。（圖十）本欲另有衣擺飛揚懸空，留白空間彷彿聖靈的存在的效果，但礙於服飾重量、樓高不足及預算有限等而做罷。



圖10 教宗本篤15世（1914~1922在位）白（金）色大圓氈 作者攝



圖13 教宗碧岳11世（1922~1939在位）祭披與領帶 作者攝



圖12 教宗本篤16世（2005~2013在位）白色祭披 作者攝



圖11 教宗本篤16世（2005~2013在位）紫色大圓氈 作者攝

另兩件同為遊行服飾的圓氈，尺寸較前兩件為小，但工藝亦不失精湛，繁複花緞錦緞地繡金銀絲線、各式紋飾遍及前後，配合圓氈本身半圓型剪裁，展示架採可調整兩翼長度的介字型，如同「銀燦黔彩」丁型架般，兩翼包覆填充軟材料棉布套，將圓氈穿上弦四分之一圓，不以立體身形而以面狀表現，展開至最大範圍，以便細觀精緻工藝，並將之置於中島櫃，讓觀眾可兩面通覽全套之美。（圖十一）使用同樣介字型展架的尚有四套大圓衣哥德式祭披（圖十二），係考慮祭披的橢圓形式以調整介字兩翼斜度及長短。

本展的人體軀幹製作需求件數較少，身形要求較低，使用仿人臺文物主要為羅馬式祭披，為呈現祭披的織繡工藝與天主教精神表現，同樣以面狀呈現，降低展架於領口外露的干擾，亦採壓克力訂製鞍型箱體身軀，再加墊肩，組合現成模特兒塑膠手臂的方式，呈現出與「銀燦黔彩」發泡人臺不同的另一種姿態。其中一件祭披〈繪有亞西西聖方濟各一生的祭披與領帶〉甚至增加了手臂的表情，希望能塑造教宗敞開手臂歡迎民眾狀。（圖十三）
方形衣形式的執事服是和貴州服飾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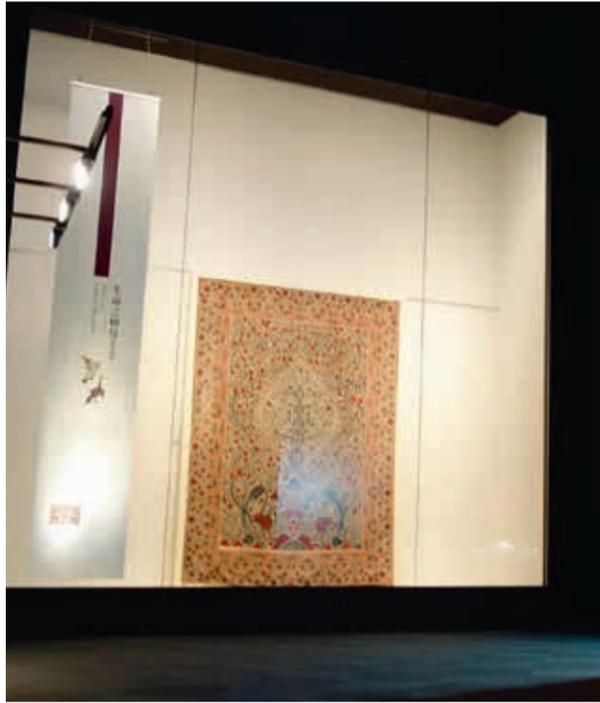


圖23 這件橫261，縱352公分的南亞印度〈生命之樹紋繪染掛飾〉，材質輕薄，布邊狹小，經過文物狀況分析，最後採取利用吸鐵的物理性，垂直固定直立式展示。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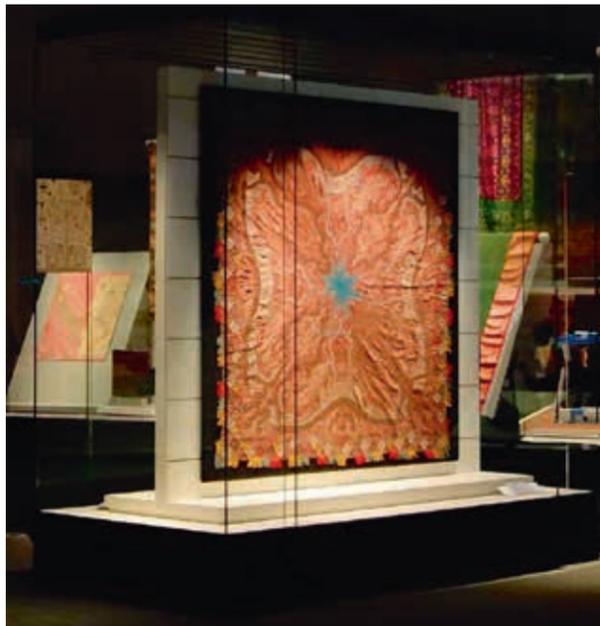


圖24 以縫補針法在文物背面包覆底板固定幾近於直立式展示的南亞印度/喀什米爾織品〈草履蟲紋刺繡披巾〉。 作者攝



圖20 穿著在加了裙撐人臺上的西亞土耳其〈紅地絲絨刺繡外套〉。 作者攝



圖21 透過人臺展示的南亞印度〈紅地染頭巾〉。 作者攝



圖22 訂製可調整伸縮架展示的東南亞寮國〈紅地山形紋織錦筒裙〉及緬甸〈紅綠色連波紋繡絲綢裙〉。 作者攝



圖19 在一型架內穿著T型鋪聚酯棉棉布襯衣的東南亞印尼〈女性刺繡上衣〉懸掛展示。 作者攝



圖18 以和服專用衣架展示的東亞日本〈紫暗花緞地花鳥紋友禪染和服〉。 作者攝



圖17 在π型架內穿著T型鋪聚酯棉棉布襯衣的東亞中國〈明黃地五彩雲紋藏式袍衣〉。 作者攝

展櫃的直接接觸。……可以使用的人形臺，也可以使用T型桿來安裝，在使用人形臺為展示支撐時，我們需要模擬原來穿著時的厚度，想像在袍子裏面的厚度，先製作出……該有的量體，再將外袍穿於其上。而展覽用壁掛式或T型架，每個板條覆蓋以聚酯棉和棉花填充，包裝於上後再將服裝穿上。」(註二)透過對織品瞭解的修復師，製作襯墊和補強文物可以讓織品展示面貌平整和飽滿。但此兩次借展品非故宮自身的典藏，對文物所需展示支撐方式無法全面性有效評估製作，更無權為展示效果對文物做織品修護可處理的非破壞性加固。

在可事先處理的準備有限，又因文物抵達時間晚，壓縮布置期程的情況下，佈展人員為期能快速且順暢的擺設展件，故宮先行派遣專業人員至度藏博物館勘查文物，以確認展示需求及其製作尺寸，並邀請相關專家進行諮詢。更複雜多元的貴州甚至還聘請學界顧問同行，以與院內研究人員、委外設計人士共同組成評量團隊，再再凸顯織品展示需要事先準備的重要性。

故宮為籌備南院建立，於十幾年前已陸續開始了亞洲織品的徵集和研究，同時規劃專門的展示空間與展示設施，並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南部院區開幕時對外開放。

結語

織品在博物館內，較其他賞玩型藝術文物多了工藝與人類學議題的關照，在展覽表現可有更多樣貌，在維護展品光照時

首部推出織品常設展覽「錦繡繽紛—院藏亞洲織品展」，在空間高度達七公尺、展櫃高度亦有五公尺的展場內，展出頭罩、頭巾、頭飾、上衣、背心、長衣、長袍、外套、披肩、圍巾、腰帶、裙、褲、紗麗、圍胸巾、筒裙、裏裙布、圍腰布、祭布、祭服、帽、帽飾、鞋、袋子、掛飾、祭典裝飾品等多元文物。有別於特展常用的情境式設計，此常設展避免多文明色彩與情境衝突，空間採米色調，並以中性空間將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等主題分區展示。這些多樣的織品材料陳列面貌，透過策展人及修復師長達一年陸續做健檢評估與非破壞性加固，逐漸形塑陳列面貌，如製作襯墊以填充文物造型，縫補針法(stitch)加襯布方式以補強結構，平整的效果與清楚的外形，突顯了文物本身的藝術表現，將這批常民和貴族的織品服飾被清楚地觀看到精采的藝術細節，也使展品陳列有更飽滿和多樣的面貌。(圖十五~二十六)



圖25 在π型架內穿著T型鋪聚酯棉布襪衣的中亞服飾。作者攝



圖26 在一型架內穿著T型鋪聚酯棉布襪衣下擺開展的中亞烏茲別克〈黃地紅花紋伊卡外袍〉懸掛展示。作者攝

間不超過三個月的機制中，展覽的露出更是顯得珍惜。但事前準備卻是大費周章，諸多精采的織品服裝展示，需耗時於製作布置道具，其時間更甚長展期。

好的織品展示策展團隊，應納入了解織品性質及能適時補強支撐織品的人員——如織品修復師，在選件或接到藏品資料的第一時間，能即時提供加固需求與陳列建議。然臺灣的博物館設計工業裡，業界少有處理文物等級的織品展示經驗，透過展覽的需求，發展成熟的展示組裝配件，在展前便為文物做好加固或支撐的配件，也是處理織品陳設的一個佳良方案。

二〇一四年，故宮舉辦的「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大英博物館以豐富館藏見聞於世界，更因應教育推廣製作大量套裝主題性展覽巡迴世界。為展示教育及陳列順利，在巡迴前由專業人員預先在織品本身做安全展示的非破壞性作業，如加黏扣帶和支架，以降低不同場地

因素及工作人員經驗不足帶來的風險，也確保在短暫緊湊的佈展期能順利佈置完成。

如當中的〈阿富汗戰爭地毯 (Afghan War Rug)〉和〈北美長禮服 (North America Rock coat)〉，屬穿戴及懸掛型織品。在來臺的配件裡，就已含展示架，並在展件上做了安全展示的加固設施。如地毯背面已加固黏扣帶 (Velcro)，黏扣帶的另一頭也隨箱前來。而更複雜的服飾穿戴——長禮服，與其展架已合而為一，從箱中取出使其站立並稍事整理後，便可展示。

織品展示有無限的可能性，為達到精準效果，比其他材質展示型態需面對更多的挑戰。透過本文所列舉的數個案例，希望可以提供若干參考經驗，以就教於諸方。

本文承蒙圖書文獻處及南院處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特此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註釋

1. 宛涓，〈織品之收藏保存與展示技術〉，《博物館學季刊》第十四卷第四期，二〇〇〇，頁五七—八七。
2. 蔡旭清，〈亞洲新視界——院藏亞洲織品保存維護概觀〉，《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六六期，二〇一三，頁八九—九〇。

參考書目

1. 宛涓，〈織品之收藏保存與展示技術〉，《博物館學季刊》第十四卷第四期，二〇〇〇，頁五七—八七。
2. 陳夏生、嵇若昕，〈金珠寶翠巧玲瓏——院藏清代服飾展品選粹〉，《故宮文物月刊》第四七期，

1. 宛涓，〈織品之收藏保存與展示技術〉，《博物館學季刊》第十四卷第四期，二〇〇〇，頁五七—八七。
2. 陳夏生、嵇若昕，〈金珠寶翠巧玲瓏——院藏清代服飾展品選粹〉，《故宮文物月刊》第四七期，
3. 蔡旭清，〈亞洲新視界——院藏亞洲織品保存維護概觀〉，《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六六期，二〇一三，頁八十一—九一。
4. 蔡承豪，〈銀燦黔彩——貴州少數民族服飾特展簡介〉，《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八七期，二〇一五，頁四—十五。
5. 關碧芬，〈院藏亞洲織品服飾選介〉，《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五七期，二〇一二，頁一〇〇—一〇九。
6. 譚怡令、周維強、林宛儒，〈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策展經緯〉，《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九五期，二〇一六，頁三四—四七。